



07156

青谿漫稿卷七

七言律詩

京師十景圖詩

誰築高臺勢半傾昔人猶慕好賢名天於白日自今古
士與黃金隨重輕返照又兼飛鳥沒殘霞時傍斷虹明

蕭蕭易水知何地登眺惟深感慨情

金臺夕照

移得三山小朶峯春深長見暖雲封勢憑天闕無高下

影落人寰有淡濃翠嶺一拳疑踞虎巒紛五色想從龍

須知歲歲為霖雨四海神功自九重

瓊島春雲

舊雨年來已罷飛新春深綠護林霏千家遠樹連民塢

青谿漫稿卷七

一

十里重門接帝畿佳氣凌空疑縹緲輕雲籠日正熹微

紛紛車馬朝天路芳潤猶驚暗濕衣

薊門煙樹

池頭新漲湧盤渦宿雨初增太液波明月有時沈寶鏡

好山終夕蘸青螺自緣江漢朝宗近怪得魚龍變化多

萬頃汪洋涵帝澤不須天上挽銀河

太液晴波

曾採山罇汲深清一曲泉流玉色明偃蹇虹霓雲外影

琤琮環珮月中聲飛空疑欲成朝雨濛日從教報晚晴

東接天潢知不遠萬年長繞鳳凰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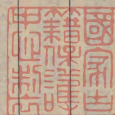
玉泉垂虹

都城王氣接居庸晴黛氤氳入望濃峭壁倚雲籠翡翠

顛崖過雨出芙蓉爭奇突起三千丈設險平凌百二重

北盡龍沙東到海祇應萬里屬提封

居庸壘翠



琪華入夜舞纖纖曉日西山萬象兼
晃漾不分瓊島路
參差微露玉峯尖
虛疑凍合芙蓉殿
便覺寒生翡翠簾
何處可人閒
拄笏乾坤一色動
遐瞻西山霽雪

桑乾洶湧到盧溝
分得黃河一派流
波影疑從天上落
曙光應傍月中浮
千山玉竦晴初見
五夜銀蟾曉未收
人語雞聲迷遠近
帝城西畔古橋頭盧溝曉月

周郊一望大田東
布穀聲中雨滿空
宿霧未收方杳渺
陰雲漸合轉冥濛
乾坤不惜栽培力
畎畝全資潤澤功
爲想秋成登萬寶
壤歌隨處樂年豐東郊時雨

百里崇墉四面開
朱門曾覩翠華來
秋聲捲海千林肅
晚吹飛塵萬騎迴
瑟瑟黃蘆迷鴈泊
蕭蕭紅葉墮鷹臺

吾皇恭儉巡遊少
輦路春深長綠苔南園秋風

蕭黃門文明出判
普定賀正來朝詩以告別因次

其韻

虎豹關嚴隔帝京
蠻荒地僻壯君行
平生肯負當言職
天下應傳敢諫名
落月有時曾入夢
停雲何處不牽情
那堪又作春城別
把酒燒燈坐待明時元宵日也

易洞爲京口丁無咎賦中書璣之父

鐵甕城西小洞迂
碧窻深闥稱吾儒
心從天地窮三畫
道向羲文究兩圖
點罷尙驚秋露滴
讀殘眞愛晚風呼
丁寬舊學今誰繼
剛見臨池鳳有雛

學士四榮爲邱先生仲深賦

史館進書

五夜奎光正燭空君王初御大明宮書從石室編摩後
人在瑤階拜舞中內帑頒來仍進秩宮壺宴罷屢酬功
詞臣制作追班馬得見斯文寵數隆

經筵進講

經幄宏開聖學新文華東殿更宜春緋袍肅侍依丹辰
黃案徐移接翠茵鎬宴載瞻周禮樂虞謨偏感舜臣隣
詞垣地切遭逢盛啟沃能忘答帝仁

奉天侍宴

九重春宴擁蓬山恩露親沾玉殿間天近南郊方對越
地臨北極重躋攀三傳載荷君王命四品俱隨學士班
爲慶清時居禁密早瞻喜色動龍顏

青谿漫稿卷七

三

謹身讀卷

纔聞禁鼓又聞鐘內殿深嚴隔九重昨日聖皇親次第
早時賢儁盡登庸藍袍新覩朝儀盛黃榜初頒御墨濃
引領班行催入賀珮聲迢遞下鰲峯

晚晴

雨腳霏微斷復連小窗起坐思悠然猶聞流水長橋外
驚見疏雲落照邊方訝陰晴隨地變更堪寒暑與時遷
星槎咫尺銀河上我欲乘之一問天

偶書

六月八日暑氣微終宵積雨到斜暉老天翻覆亦如此

舉世炎涼何所譏但願羣生隨意足休嗟萬事轉頭非
年時誰種城東柳早見青青向十圍

二十九日夜祀以病不預枕上用韻一首

虎豹關嚴隔內朝門官引入暗相招鼓鐘聲動星初轉
松檜陰連露未消前導公侯分兩隊後陪文武肅諸僚
自緣齋戒心如惕卧聽鳴珂散九霄

用篁墩宮諭韻賀樊駙馬大振總禁兵宿衛

星光夜照羽林軍都尉承宣自不羣九陛崇班依日月
兩朝嘉會際風雲龍蟠鞞鞞千金直鳳擁兜鍪五色文
明日慶成聞錫宴宮花宮醜送微醺以待衛不預坐
宴別有頒賜云

齊宮侯駕次西涯學士韻

青谿漫稿卷七

四

銀河如壁護重關翠輦初臨大祀壇映日牙旗環禁旅
連空甲騎擁祠官風雲已覺爭春麗雨雪先驚入夜寒
禮罷天門重整佩歡騰萬國正迴鑾是日大
雨雪

六月九日西涯壽旦其日生子以詩志喜次韻賀

之

聞道君家喜有餘掌珠光彩動軒除老天自是知人意
此子還能讀父書占夢固應非偶爾先一月在東閣晝
寢夢人送子至至
是果驗試嚙聊復問何如醉來卻憶山翁語徑作高門
故云

待汝車

絲綸閣下暑雨餘春信忽傳來玉除時方在東閣
得家報云翁當

紱麟正張燕客喜弄麈爭致書知君於此萬已足愧我

而今百不如太邱盛德老愈健會遣長文從後車西滙
先生壽七十矣

顯靈陳真人邀賞靜觀亭芍藥至則僅餘白者三
數朶殊覺敗興乃諉之昨來風雨之厄或者未然
乎即席次王世賞太史韻一首

琳宮亭館曲闌東零落全驚昨夜風羽士最宜珠樹白
謫仙難覓錦袍紅依稀玉局懸孤黍縹緲霓裳墮半空
舊日蕪城尤寂寞翻堦春色有無中

蜡月晦前三日齋宿禮部有懷館閣諸先生

南宮還似玉堂寒冰雪陵嶒巖向闌松露未零瑤鶴唳
槐雲已老翠蚪蟠笑談何地追羣彥獻納無才愧此官
猶有獨眠齋閣夜時時飛夢繞金鑾

青谿漫稿卷七

五

和于京兆景瞻金山八詩

帆引春風趁曉晴日華浮動四山明望窮東海雙眸豁
行過中冷一掌平蔬筍且便僧舍樂軒纓頓減宦途情
祇緣正近趨朝路王事匆匆自有程右春日遊金山
時景泰庚午也

自是寰瀛第一洲凌虛長日許誰遊須知佛界波心立
絕勝仙槎海上浮留客帆檣三月裏惱人風雨五更頭
四難二美元非易極目江天不盡愁右重遊金山
阻雨不果

乘興思登江上臺天風吹送片帆來青山十里無多地
白浪千層絕點埃樓觀眞從雲裏出畫圖疑是鏡中開
何如得謝樊籠去判取吟身混草萊

客船小泊亦多時風雨冥冥有所思新賞已孤三日醉
舊題聊續一聯詩夢中泉石俱空界眼底江山此色絲
夙願可償君莫忘悠悠歲月尙無涯

右擬賦重遊金山

舊遊何處覓行蹤勝會茫然百念空長羨上方歸衲子
好分佳景付詩翁山形拔地真成險海口吞江欲騁雄
擬住窮顛攜白鶴不妨見月夜開籠

青山雄鎮大江頭四面江聲春復秋已信有天留勝槩
也知無地著閒愁題詩尙憶當年到載酒重期此日遊
艤櫂不堪佳興阻掀空風浪幾時休

右約友人重遊金山阻風不果

青螺臨鏡縉朝煙白首重登感少年訪舊逢僧仍莞爾
賞心對酒已陶然呼龍洞口雲垂地棲鶴峯前水拍天

青谿漫稿卷七

六

爲惜勝遊歸去晚清時未羨獨醒賢

歲華如逝抵須愁三十年餘兩度遊離合有期諸客在
去來無定此生浮寺從兜率巖中鑿江遶盤陀石畔流
欲向山僧分半席驚鷗飛起斷磯頭

右重遊金山則成化癸卯矣

送于京兆奏績南還用其留別詩韻

鳴佩來朝自舊京承恩南下暑風輕雲中遠樹連瓜步
江外危樓繞石城去去檣烏猶在望翩翩竹馬正相迎
漢廷不久徵黃霸記取吟壇此日盟

弘治紀元戊申二月十三日侍從親耕籍田用程

學士韻一首懷不能已復綴短韻一章

南郊晴旭晃鸞儀天路無塵進輦遲京兆青箱依耒耜

教坊花鼓應旌旗明禋早致先農享粒食仍歌后稷詩
聖主重民親稼穡此生何幸際昌期

貔貅萬竈繞城均禮重親耕指近郊豐稔早占種穆種

泰和端協地天爻弄田何足論鉤盾勞燕真看出大庖

詔許三農瞻日表不須前纛擁蒲梢

時有詔庶民終畝者許拜謁廷下

二十二日奉制命往祀天壽山之神二十五日禮

成而還

香幣遙從曉殿頒小臣承命謁橋山千年玉氣蟠龍虎

五夜祠官擁佩環草木潤回新雨後壇壝高出亂雲間

禮成正及曛曨曙攜得天風兩袖還

長陵北上竇山東仄逕縈迴萬壑中烏道泥新初過雨

青谿漫稿卷七

七

虎籠雲暗欲生風禮嚴牲幣三酬獻誠協神人一感通

歸路卻驚甘澤遍夙無塵土自春融

壽程詹事母夫人

籬菊堂萱雨露濃深秋嘉慶喜重逢孝隆學士三牲養

恩並尙書八座封酒熟芳筵開玳瑁香凝畫閣擁芙蓉

青鸞忽報仙桃至春色紅酣映壽容

除夕有感

流光冉冉歲華窮不盡煩憂感慨中千里將家思有託

兩朝叨祿愧無功文章早幸窺詞苑禮樂何能輔秩宗

四十五年如夢裏明朝依舊對春風

謁文惠祠

仙李根危葉漸微乾坤滿眼事全非癡姨自謂能忘世
此老真思爲解圍折翼固應心已悟褫魂應遣夢先飛
白雲紅日依然在燈火嚴祠幾夕暉空箱破紙成誰

題鏡川楊先生園亭宴客詩卷

短籬曲逕水之湄面面春光日日宜入座雨香芳草合

隔簾風軟落花遲長懷廊廟匡時學猶見園亭宴客詩

宦業自高心自樂平生佳興許誰知

哭同年陸靜逸鼎儀仕終太常少卿兼侍讀

聊因多病解朝衣聖主深恩特賜歸屈指方憐經歲別

傷心竟與此生違秋風高塚應臨海春雨空堂自落暉

忽見賢郎增哽咽語闌惟有淚頻揮去歲始以病解經筵日講而歸未期

青谿漫稿卷七

歲遠卒與其子爰道之益勸云春雨其所居堂名

贈南京禮部尙書諡恭毅章公大經輓詩

遠佐南銓更秩宗兩朝清宦聖恩同歸來已遂閒居樂

老去猶存直諫風景泰間上疏乞復儲位下獄幾死詔贈新銜傳美諡

史編舊疏表遺忠時修憲廟實錄有詔令編舊所上疏於其中晚生方切通

家誼無限深情感慨中公與先公同年進士且同官南京禮部云

宣府朱用輔秀才輓章寄其弟用吉

落日孤雲隔塞垣因君堪恨不堪言寒齋瘦骨那禁病

遠道悲歌更慘魂無復姓名登虎榜空餘涕淚滿鴛原

蕭蕭宿草城西路日斷跑沙十里村跑沙

謝方石乃叔寶慶太守采藻亭次韻有會總堂皆在墓所

采采長憐澗有芳是誰沾濕弄琳瑯才宜補衮身先退
禮重維筐志不忘百代功總從會合一時伏臘許相將
草池竹徑情何限猶自悽然向曉霜

送佖都憲大器巡撫江南次韻

別時厭以劉晏
文襄致望故云

雙旌直下大江東五夜清霜動曉風赤縣正依瞻望表
蒼生全藉撫摩中覆盆抑鬱能無白充庾因陳漸有紅
今代文襄古劉晏臨歧一語已歸公

大器贈台人王古直次韻

古直復遊京師吳匏菴庶子
贈之以詩因次其韻嘗于謝

方石所聞其醉
歌清烈可愛也

旅食京華三十年風流應出杜陵前重來卻喜成詩卷
老去何須覓釣船野鶴不羈非漫爾浮雲無定本悠然

青谿漫稿卷七

九

相逢最是聞歌日醉裏渾疑樂在縣

大司馬王公公度輓詩

河隴歸休二十年勳名眞羨始終全孤忠報主今誰及
大手摧姦世所賢功在東南資國計令行西北付兵權
經綸未盡身先老千古高風自凜然

送唐黃門使兩廣

其先有仕廣者遺廟存焉
且得便道還常省毋云

三月都門半落花卻看雙節送皇華鳳毛天遠辭青瑣
鶴髮春明擁翠珈遺廟瞻依初過嶺高堂拜舞正還家
壽筵一爲歌來論此樂知君未有涯

送同年梁都憲巡撫四川二首

幾載湖湘政有成重持霜節劔南行忠臣舊識王尊志

廉吏今推趙拊名望裏雪山從此重到時錦水向人清
稜稜風骨臺端柏先見嘉陵老稚迎

分陝初看出帝京隴雲江樹幾馳情還家又作三年別
鎮蜀重驚萬里行從古賢勞多注倚祇今離合太交并
丈夫事業相期遠休問陽關第幾聲

宿大勝寺敬次壁間詩韻

薄暮風濤正滿林禪房真慰入幽深迎門老衲知人意
懸壁華箋感客心誰信百年存舊蹟獨憐三歎有遺音
人生會晤元非偶又復斯文此盍簪

三月初九日聖駕幸學先是阻雨改卜適際晴和
侍從觀禮喜而有作

青谿漫稿卷七

十

聖主崇文幸辟雍駿奔百職訝雲從方驚風雨終宵靜
白慶衣冠此日逢詔下青衿增感激禮成黃幄倍從容
談經卻羨師儒地獻納能忘答九重

雨餘春意滿賢關咫尺天臨侍從班曠典正逢三月裏
清光迎仰一堂間新加牲幣過唐宋遠召雲仍及孟顏
十里旌旄紅日擁鑾輿徐馭六龍還

三月十二日肇開經筵岳以翰林舊僚叨侍講讀
荐蒙燕賚感而有作

講殿春開第一筵師臣敷對更精專龍飛五位文明盛
鶴立羣工禮度虔早奉王言頒玉勅初開帝典啟瑤編
非才素愧匡時學重荷恩庥倍悚然

載瞻經幄侍文華天語親聆寵數加燕賜大官當禁闥
恩頒內帑到儒家逢時有幸應知感稽古無功詎足誇
誓竭涓埃裨海嶽祇今文運正亨嘉

歲暮禘祭大禮肇行駿奔之餘喜而有作

天晴除日凍初銷聖主乘春下九霄合祀始崇周典禮
分班仍集漢官僚寢宮簾影依龍袞輦路鸞音協鳳韶
至孝夙超千古上遺經曾見紀宗堯

廷試供事次屠都憲朝宗韻二首

聖主臨軒第一春諸生敷對意俱新風雲早際明時會
民物同歸大造仁

時制策以西銘
民胞物與爲問

卻羨俊髦高擢第端

期忠孝重書紳非才沾被今三度分得恩波下紫宸

青谿漫稿卷七

七

羣公同挹廟堂春多士均霑雨露新明日藍袍承帝命
一時丹慍答皇仁騰權早見傳衢路稱賀還期擁佩紳
華蓋天高瞻淡墨遙聽宮漏候嚴宸

大司馬馬公廷試志喜有作次韻二首

董賈賢良初獻策唐虞敷納正求才一言共喜龍頭合
五位遙瞻雉尾開奎壁光芒動霄漢衣冠遭際極公台
茹茅已協乾坤泰願上君王萬壽盃

南宮喜占非常選東觀期收不世才忽報絲雲隨日上
卻驚黃榜自天開恩榮便擬霑需宴宦達終看列鼎台
一路春風桃李外大官催賜曲江盃

十二月朔旦聖駕視牲南郊先是風寒特甚至日

天日晴和遠邇忻戴大司馬馬公詩以志喜遂次
其韻成二章云

昨日風寒今日曠天知聖主視郊牲祥飈不動旌旗影
協氣潛吹鼓吹聲入臘便驚春意早向陽仍愛暖雲輕
太平有象人心悅昭格惟應在一誠

深冬風雪轉新晴車駕親臨大祀牲節近土牛春有信
令嚴鐵騎夜無聲龍樓日射金鋪麗鳳燾雲移翠羽輕
須信格天非異術吾皇端拱久存誠

青谿漫稿卷七

青谿漫稿卷七

十二

天日晴和遠邇忻戴大司馬馬公詩以志喜遂次
其韻成二章云

昨日風寒今日曠天知聖主視郊牲祥飈不動旌旗影
協氣潛吹鼓吹聲入臘便驚春意早向陽仍愛暖雲輕
太平有象人心悅昭格惟應在一誠

天日晴和遠邇忻戴大司馬馬公詩以志喜遂次

明 倪岳 撰

七言律詩

癸丑春闈忝知貢舉試事將畢寄柬李陸二學士
翼翼重門晝不開兩簾懸隔斷嫌猜珠璣照夜甯非寶
桃李經春總是材奉詔每期精簡拔論文真欲細敲推
薦賢報主吾儒事得見英髦袞袞來

默默春宵坐不眠心期爲國重求賢人間盛事甯過此
天上文光亦爛然瑞世鳳麟須在網應時奎壁正當躔
聖明臨御真儒出永弼皇圖億萬年

廷試執事和馬司馬吳狀元韻

青谿漫稿卷八

一

龍馭臨軒紫殿高鵠行彙進總英髦玉音飛墜先承寵
丹烟敷陳肯憚勞映日瑞雲方似綺濟時甘雨定如膏
遭逢共仰今堯舜報塞甯忘後禹皋

巍巍阿閣帝城陰爭聽雝雝鳳鳥音聖主載頒咨治策
羣公交盡薦賢心平生忠孝相期遠一代經綸屬望深
明日天門初放榜姓名從此重如金

六月二十九日拜命進位尙書適與體齋傅先生
年兄同升比承詩示次韻奉復兼東西涯學士

紫宸朝下聽鳴鑾鳳詔徐頒遠近看並命恩隆良可慶
同年志合更相安禮曹重敘新僚友經幄原隨舊講官
獨有故人情不忘幾番回首五雲端

甲寅正月四日受誓戒恭陪廟祀和李學士西涯

韻

春祠將事廟街東郊戒先聞出帝宮大禮疊行當此日
羣工一德對休風仍於尊俎停酬酢應向天人見感通
試看城南新雪盡無塵輦道往來中

時以方始郊齋詔罷飲福受胙之禮

丁巳正月郊祀齋居和鄭廷綱少司徒二首

長憶郊齋傍紫垣禁城春色正氛氲龍輿欲下千官肅
鳳纛徐移萬騎奔銀漢雲收微有影瑤臺月轉淡無痕
留都散局今叨竊不及嚴趨向帝闈春雨吹散
奉引長時下掖垣御街瑞靄自氤氳六師環衛看如翼
萬姓遙瞻喜欲奔

下闕

青谿漫稿卷八

二

東莊行樂

東莊小隔渝水東縈紆吳徑遙相通春雨初過亂松碧
曉日欲上浮雲紅耕餘閒步引孤鶴睡起行吟攜短筇
回首蕭然忽陳迹長林瑟瑟生悲風

送蕭文明僉事致仕號海釣

拜表來朝便拂衣關山如故決然歸諫垣忠鯁驚先擢
宦路炎蒸喜暫違白首無機鷗鳥狎青雲有繼鳳雛飛
袖中爲惜經綸在海上聊尋舊釣磯

戶部李尙書輓詩

有紫雲書院

早從藩岳陟都臺司馬仍推佐武才地卜紫雲思獨往

詔承丹鳳見重來功如劉晏存南國位比張華歷上台
德業總看青史在蒼生懷惠不勝哀

幾載班行接令儀雄才真足輔明時任隆八座經綸地
恩荷三朝際遇時奏計頻繁傳卹典發潛輝赫著豐碑
迢迢欲致生芻意極目嵩高有所思

和傅體齋李西涯二年兄屏風燈詩韻兼致謝意
小屏燈燭夜熒煌錦帳圍春在一堂翦刻無痕渾類織
品題有幸復成章寄來迢遞三千里妝就分明十二方
但擬長年供雅玩肯辭奕世爲深藏

雲錦分張自一機座中人訝眼中稀風前仙侶開珠幌
月裏嬌娥按羽衣畫比白練元異品詩於金雀可同歸

青谿漫稿卷八

三

開緘急爲燃藜讀從此蓬門爛有輝

奉次屠都憲韻賀篁墩學士領教翰林兼東西涯
學士二首

巍巍聖德仰如天學士承恩重養賢虎榜舊名金作字
鳳樓新製玉爲椽道根伊洛從今盛教本蘇湖自古傳
二妙正當天下選最宜霄漢領羣仙

桃李春風二月天栽培深倚濟時賢講筵密勿逾三接
大厦優容必萬椽一代文章從指授兩行矜佩望心傳
業成不日看高步同是鼇峯頂上仙

題衍聖公東莊卷

郡城西接泮池頭別墅新成望野樓登罷有山還小魯

遷餘無地可存周窻迎曉日人初起座擁春風客自留
不獨課農知稼穡浴沂歸詠亦優游

會賀五宮保于部堂用屠都憲韻

霄漢人瞻五鳳來東堂今始爲公開絲綸烜赫先同拜
簪紱從容此共陪豈樂任傾千日醞光儀如接九英梅
斯文盛會元非偶一醉何妨踏月回

題瘦竹卷

骨立稜稜玉一枝玉河人自渭川移休文閒賦郊居日
子美孤吟飯顆時儻守雖貧還易得俗夫非病亦難醫
首陽經粒于今遠猶似癯然力不支

乙卯郊祀分獻北海禮成有作

青谿漫稿卷八

四

北海分祠曲徑西瑤壇第一費攀躋天中星斗應相近
宇內山川孰可齊已信朝宗歸濟沆還期流潤徧町畦
禮成欲獻祈年頌擬候重城報曉雞

送九江潘同知赴任

工部郎中傑之子二親在堂

水部潘翁老聖朝卻看雛鳳起翀霄一官高占人中選
二守尊居郡上僚地接江東民最朴水通湖口路非遙
榮親志遂堪迎養百斛方舟穩趁潮

盆梅一本二幹開紅白花

雙幹分開二色花孤山晴雪絢朝霞有奇有偶自人作
爲李爲桃從客誇亞父鴻門撞玉斗葛翁句漏鍊丹砂
移根換骨非難事兩種元來是一家

謝餞行諸門生二首

以下皆南行

五月八日癸卯京闈所取士之仕于京者若給事中于瑁屈伸御史張綸張天衢郭鏞戶部歐信錢敬張舉張定鄭洪刑部熊祥周東光祿趙竑方鼐中書李棨郭昂行人王雄南京刑部張贊進士張或翁玉聶瑄何俊合二十二人會餞于城東茶菴之新祠因賦二詩以謝且致望焉長憶京闈拔俊英喜看先後步雲程求賢報主應無愧列職分曹更有名總謂鳳麟呈世瑞豈殊桃李擅春榮臨期一語仍相勉永竭忠貞答聖明

叨典南銓荷帝宣一帆初上潞河船方驚遠道三千里

青谿漫稿卷八

五

卻憶高科十五年雲路蜚騰元濟濟天涯離合正懸懸青尊綠酒城東館無限深情對別筵

寄阜弟

惆悵鴿原話別難河西風雨曉猶寒扁舟欲發仍留纜
匹馬將行屢據鞍客邸有懷惟夢遠征途無恙且心寬
平生家學君須記祇把清忠守一官

道傍柳樹多爲風雨所拔橫仆水濱無復理者見之憮然

隄柳何因厄閏年坐驚摧折動逾千空憐翠色猶橫水
不見清陰可拂天自昔冰霜非爾耐于今風雨爲誰顛
前人久費栽培力可向樵蘇惜棄捐

直沽道中有感

暑雨南行已見霜扁舟來往爲人忙
河流渺渺今俱淺柳色青青忽漸黃
有幸尙看冰未合無眠眞覺夜偏長
宦途風味渾如此卻笑今年始備嘗
承西涯閣老以銅雀硯見惠且謂驗其眞贗舟中
試筆知爲故物無疑乃用前所贈韻復成二章以
寄

一橐蕭然出鳳城硯磚分惠眼猶生
當年可爲笙歌溷

青谿漫稿卷八

六

此日聊隨楮墨行藻飾如存新製改波頽
不復舊臺傾明窻淨几閒揮拂弔古文從感
慨成

途中復見新月有感
隄柳經霜葉半凋客途風景夜蕭條不堪
亂柝驚孤枕擬借輕帆送短橈玉宇高寒
心豈遠金陵佳麗夢還遙推篷見月增離
思可信深閨共此宵

雨後過甲馬營時陰雲未解南風方急云
細雨輕雲不放晴南風應阻客孤征秋高
槐柳隨霜落水逆魚龍鼓浪行厭聽野人
吹野調喜從津吏問郵程帝京回首逾千
里今日方經甲馬營

過濟甯有作

孤城忽見濟甯州今日重驚得順流飄泊未須論斷梗
別離何許謝行舟醉鄉方憶金龜酒月夜仍懷紫綺裘
一曲棹歌天已暮憑誰喚起謫仙遊

至淮安候都憲不至詩以寄意

畫舸乘風夜渡淮孤吟聊遣客中懷行臺玉節應難候
賓館金尊不易借愧我匆匆還故里看君袞袞歷崇階
須知國計通融地天上恩波想未涯

十月既望又二日夜渡寶應諸湖適謝水部中流

見訪

湖光晃漾水波平夜半舟人靜不驚霜旆近於天上轉
風帆遙向月中行一泓清淺魚龍隱兩岸空寒鶴鶴鳴
猶勝坡翁雪堂夢相逢有客未知名

青谿漫稿卷八

七

龍潭驛小憩

背負層巒面俯江水光山色動軒窗遷移自昔知逾幾
建置如今信少雙岸近也應便北渡地雄端可殿南邦
遙思來往皇華節能賦何人筆似杠

觀燈有作

鍾阜山高王氣增元宵景象稱豐登萬家門巷銀河繞
九陌樓臺火樹層天上鳳韶乘月動人間鼇駕逐雲騰
舊遊何許今如夢二十年前記所曾

宗家燈火帝城西閩海親勞客遠攜五色雲霞籠薄霧
兩輪日月貫晴霓魚龍照眼春猶蟄燕雀迎人夜不棲

一笑相逢成四美興來聊與醉分題

是夕宗人彥和家賞鎮東燈

遊牛首山將至佛窟寺有作

野寺尋僧客到稀馬頭時見小蟲飛十分深處初聞磬
百尺高臺好振衣山聳兩尖牛礪角江橫匹練鳳停機
欲窮往牒探奇勝千載稱雄拱帝畿

不及登兜率巖因寄同遊諸公

兜率巖高紫翠層酒酣無力倦重登探奇騁望今方始
涉險留題我已曾弔古謾尋前代寺逢人頻問舊時僧
山林城市俱成幻千劫維摩總浪稱

和梁少宰韻

上元春滿鳳凰城爭似山居況味清一徑欲迷行處險

青谿漫稿卷八

八

羣峯如伏望中平未論竹院逢僧話且愛松窻聽鳥聲
卻笑諸公總吟癖驚人佳句一時成

和鄭司徒韻

山繞春城水繞谿暖煙如抹樹如迷虛疑古塔凌空小
最愛長松出磴齊晴色撲簾知日近輕陰過檻覺雲低
老僧方丈清如許不見危梁落燕泥

和董宗伯韻

牛頭山在帝城西古道登登去不迷挺秀總看松作徑
憑虛全藉石爲梯休驚白日淹駒隙且勝紅塵沒馬蹄
指點六朝遺迹遠欲從何處問梁齊

寄傅體齋

鴻雁南飛不見書故人天上遂忘子雷陳膠漆知何似
韓孟雲龍恐未疏猶憶三同存舊卷方憐一榻寄新居
皇恩如海容樗散自幸優閒已歲餘

趙淮江東轉運判官死于賊二妾綵雲翠蓮抱焚
尸于缶投水死因附于祠

轉運江東更典兵矢心不與賊俱生絕憐雙節從夫志
無愧孤忠報主名雲散任教風力勁蓮枯終見水波平
須知抱缶沈身意合葬深淵見此情

醉後重題玉亭一首

拂石從容認舊題玉亭幽迥鳳當棲兩餘最愛青如洗
煙暝渾疑翠欲齊倚醉儘堪留筆札乘閒還可駐輪蹄

青谿漫稿卷八

九

瀛洲不隔三山路明日重來酒贖攜

郊祀分獻星辰二壇有作

西列瑤階第二班祭星壇迥費躋攀心通肸鬩三台上
耳接聲歌九奏間象緯漸看天外轉鑾儀仍候月中還
禮成總慰繁禧集喜動臣工仰聖顏

奉次西涯閣老分獻韻

禮重南郊聳萬方祭壇清切紫微傍銀河影隔珠簾影
璧月光分寶炬光已擬年登歌大有卻看春早報殊祥
五星順軌天心協昭假精誠仰聖王

慶成宴再用前韻

縹緲韶鈞動尚方羣工分候紫微傍伶官舞戲魚龍隊

力士班聯劍佩光氣協乾坤知應感瑞占麟鳳待呈祥
擬從旣醉歌周雅萬國承恩奉一王

十年叨侍殿中班
參候羣公幸始攀
八佾舞傳千古上
九歌聲落五雲間
早看鳳歷頰春罷
徐候龍輿捧日還
天語親承三賜爵
恩沾夷夏總懽顏

七言長律

承李士常進士以所和與李賓之內翰潘時用秀
致賦才冬夜聯句之作見示用韻以答

風度書幃月度窗
蕭然相對倒秋缸
寒聲屢報重城柝
孤影頻搖客舍釭
共惜離懷傷舊約
卻聯長句託新腔
潘郎遠裔騷人一
蒙叟諸甥國士雙
久向文名知俊逸
更於交誼見瀟灑
情如玄酒真堪酌
音出黃鐘不在撞
總慰詩壇傳檄定
自驚敵壘豎旗降
錦囊遺學甯慚賀
綵筆雄才豈亞江
量隘五湖憐浩渺
口翻三峽訝琤淙
好殫儒術裨元化
聖主隆文理萬邦

青谿漫稿卷八

十

昨者候問嘗以不作詩奉戒歸途欲聯數語馳上
未果也明日使來復辱和章豈謬言不足信耶抑
興到落筆自不爲勞耳輒復借韻一首以終致鄙
意

先生寔卧讀書窗
孤負新醅發舊缸
寒極不禁揮健筆
夜深猶爲擁清釭
聊將卷帙銷餘悶
卻任歌詞疊故腔
藥裏欲勞丹竈一
詩筒空報玉盤雙
心旌漾漾還增劇

青谿漫稿卷九

明 倪岳 撰

高五言絕句

西涯雜題十二首為李賓之

城北一西涯城南一西涯身外無窮地相安即是家

積水千年在寒潭一鏡開樓臺渺煙霧何處近蓬萊

君住西山下時來卻望君不見山中樹只見山中雲

樓臺雲中出丹青水面開江南何事者寂寞雨花臺

汲水足飲馬索錢還濟貧可憐一掬地於物復於人

高柳抱晴灣疏籬市煙渚猶記泊楓橋隔水聞吳語

桔槔在平林遼遼懷漢陰灌園者誰子可解息機心

西鐘鼓樓

高樓嚴擊柝可憐更漏明夜半人語絕忽聞鐘鼓聲

響聞

奔濤鳴春雷聞口疾如箭懷哉百步洪使我心膽戰

月橋

夜色落長橋片月波心淨不見影娥池魚龍自窺映

稻田

腐儒常苦饑問糴竟如玉僧田不自耕終歲飯亦足

蓮池

蓮生失其地羞與眾芳伍獨笑采蓮人不識蓮心苦

詩送朱用輔北歸省墓

暑雨發新霽征車在都門之子別我去行逐燕然雲
燕然高插天煙霞日來往而君處其間飄淩動遐想
君家好兄弟玉樹森以敷季也更超特落落珊瑚株
我昔有遠遊逢君慘羈旅異鄉感新知義氣兩相許

青谿漫稿卷九

二

結交未三載一別今十年相見詎云疏相思長自憐
君今得亨途輕帆遇風便龍門海之湄超忽駛如箭
客路良已達客懷亦以深雙親渺何許傷此平生心
歸來一盃酒聊慰九泉下秋深有良賈擬報連城價
舊遊二三子長才久爭雄相期桂子府同上蓬萊宮
重閣天上遙長橋霧中閣葛陂一文竹條忽弄頭角
君行急回首望望黃金臺寄語謝諸君爲我聯翩來

七言絕句

丙子新秋

梧葉驚風報早秋天邊時見火星流深閨涼夜礎聲起
總是關山客裏愁

雨窻秋思

秋雨蕭蕭向晚天
小窻坐久獨忘眠
風前楊柳今搖落
一別鄉關又幾年

居庸道中

浮雲出沒翠微中
淡紫深青遠近同
此景崢嶸真可畏
愁懷鬱鬱正無窮

春日漫興

吟懷默默喚愁生
舊賞新遊總未成
燕子不來春欲暮
蕭然又過一清明

十月十一日夜雪有感二首

每憑魚鴈問平安
一紙書回帶淚看
最是夜深成獨坐

青谿漫稿卷九

三

白雲南望雪漫漫

白雲南望雪漫漫
遙想親闈夜正寒
安得西風生兩翼
一樽春酒奉清歡

紀事

一自開殘上苑花
十年春色老京華
臨風滴盡傷心淚
悔殺從前願有家

別院窮居歲月深
重門榛棘已森森
窗前一任春風去
誓不今生負此心

心事無端重鬱紆
更看寒燕引雙雛
世人不戒前車覆
浪說程嬰可託孤

聞道花開樹樹新
瑤林地遠絕風塵
獨憐歲月催遲暮

肉食無人惜此春

晚泊流河

迢迢客路近流河
漁浦風晴起棹歌
夾道短籬村巷小
兩行疏柳夕陽多

晚泊東光縣

斜日陰陰起暮笳
船頭畫鼓不停撾
縣門東去剛三里
正及郎官放晚衙

過故城遂泊八里屯

蕭條門巷不成村
細柳深藏衛尉屯
回首故城三十里
月明風冷送黃昏

題竹二首

青谿漫稿卷九

四

湘雲流盡水痕乾
玉骨傷秋露氣寒
饑鳳夜深飛不去
也隨羣鳥宿江干

片帆風隱楚江秋
靈瑟聲寒淚不收
明月莫隨流水去
好應長照夢中遊

對雪有感

慈母恩深不可追
嚴親猶隔大江隈
獨憐灑泣東風裏
惟有孤腸日九迴

三十光陰猶冉冉
尋常心事亦勞勞
叮嚀說與檐頭雪
休逐東風上鬢毛

題岳蒙泉葡萄畫

往年曾說蔡中郎
唾落驪珠顥顥香
卻憶涼州辛苦地

個中滋味亦親嘗
遠道歸來把一麾
轉頭零落又成悲
舊家只有葡萄在
從此無勞說荔枝

不寐

一話孤身萬斛愁
貪來偏易上心頭
無端客枕難成夢
卧聽寒更報曉籌

悠悠心事總堪愁
三十年來一轉頭
只恐蹉跎成老大
不知何處覓良籌

閒中偶題蘆鴈遂成十絕

鴈飛初到楚江頭
叫破衡陽一段秋
寂寞西風明月夜
蘆花如雪點汀洲

青谿漫稿卷九

五

同鴈峯前湘水頭
隨陽來往自春秋
月明遠渡黃龍塞
夜靜長鳴白鷺洲

滿地蘆花笑白頭
客懷牢落正驚秋
鴈聲和月回殘夢
寒影翩翩下遠洲

月明十二碧峯頭
霜落沅湘水似秋
涼思也驚鴻鴈侶
相呼相喚在河洲

燕尾沙長出水頭
瀟湘風月正新秋
翩翩寒鴈投荒渚
簸簸霜蘆帶淺洲

蕭蕭涼月墮樓頭
鴈影初傳紫塞秋
叫得客愁無處著
卻隨蘆荻老孤洲

梧葉驚風落井頭
天涯旅客正悲秋
更堪月夜寒聲起

江上菰蒲落鴈洲
一曲清溪帶石頭
夜涼歸思不勝秋
卻憐遠夢隨征鴈
飛落江南第幾洲
水清沙碧沒磯頭
歸鴈聲中兩度秋
欲問稻梁何處好
西風彭蠡白蘋洲
楚水悠悠欲盡頭
一雙歸鴈遠鳴秋
可應榆塞經過地
不及蘋江遠近洲

觀史而倦輒成短句意或有在不復次第覽者幸
貸其拙云

妖豔承恩粉黛羞
君王一笑老溫柔
須知禍水皆堪戒
豈特當時祇滅劉

壽谿漫稿卷九

六

紈扇西風日日涼
淒清光景斷人腸
慈幃供奉身何託
冷眼閒看歲月長

失寵心憐夢亦驚
長門詞賦若爲情
東風別院笙歌醉
遙聽春遊翠輦行

鼇極雖傾力可全
古來遺事已茫然
空懷五色山中石
大手何人解補天

行自因循位自崇
空勞天下說中庸
一時碌碌成何補
怪底偏爲世所容

五代悠悠轉盼間
安榮不動卻如山
但知長樂全身地
大節孤忠總是閒

杵臼程嬰事不同
託孤猶足亞桐宮
高風千載無人繼

一節還宜數霍公

肉食誰能與國謀
廟堂風采自優游
卻憐漆室民間女
獨抱深憂爲魯侯

抗疏殷勤十九章
一時鬚髮總如霜
不知干進希名者
今日何人可頡頏

閏月張燈已異常
無端災亂起蕭牆
倉忙爛額焦頭者
翦髮酬功計亦良

天發題瀛洲學士圖

等閒圖畫亦堪傳
身在瀛洲不是仙
誰道當年闔立本
報功只解寫凌煙

綠楊深處對楸枰
黑白虛勞二子爭
後著縱高人亦解

青谿漫稿卷九

七

可憐功業在登瀛

日長臺閣動絲桐
何處南薰續舜風
破陣功高元有曲
憑誰譜入七絃中

天策圖書屬上公
衣冠終日仰高風
懸知千載貞觀治
不負當時討論功

送薛侍御志淵使荆襄

荆襄山中壤地饒
沃民之流徙者競歸之固其
所也然莫非王土莫非王臣
因以安定而服役

之在此猶在彼耳其有不然
去其太甚而已夫
去莠所以爲苗莠去而苗自
茂忿莠之害并去

其苗豈理也哉奈何急以成
功者緩輯無幾而

邊絕已甚遂使赤子駢首就斃豈不有以傷天
地綏和之氣失朝廷好生之仁也耶侍御薛君
志淵復有荆襄之行寅友陸君廉伯相率賦詩
以贈余迺學爲俚歌四絕以續驪唱云

流離赤子最堪憐房竹山中有廢田畊鑿幾年皆帝力
豈煩膏血污戈鋌

嗟君此去意如何一道蒼生望撫摩往事已非空浩嘆
功名豈爲殺人多

深山平地總王臣莫論區區舊與新但使熙然同樂業
使車到處卽陽春

十年兩度說班師此去人心恐見疑傳檄早須堅信約

青谿漫稿卷九

八

君行休厭奏功遲

道中柳枝詞

聞道吳儂歌竹枝阿誰爲續柳枝詞柳枝裊裊三千尺
解與行人縮別離

官河兩岸插新楊插得成行更望長縱長只拂官河水
不似離人九曲腸

垂楊隄下水悠悠欲行未行人自愁高堂恐憶兒歸早
日日江頭望客舟

楊柳新青拂水齊牽舟人正滿長隄推篷忽見中天月
游子愁聞烏夜啼

墨筆牡丹

京路緇塵欲滿叢，嬌羞無語立東風。
夜深聊向燈前看，顏色雖殊骨格同。

一朵蕭然帶墨痕，玉闌干畔倚黃昏。
也知不作金陵碧，何用韓郎爲染根。

春草芊緜柳拂隄，玉驄翹立不聞嘶。
祇緣一入神龍廐，閒卻沙場萬里蹄。

莫題夏太常竹

冉冉雲煙墮墨池，隔窻疏影弄參差。
清卿老去風流在，得見當年第一枝。

四時貓四首

青谿漫稿卷九

九

玉雪娟娟好羽衣，小花竹正晴暉。
翻盆倒甕無心問，閒看東風蛺蝶飛。

養得狸奴解策勳，可憐小雀已離羣。
平生威力纔如此，莫遣君家鼠輩聞。

步出花陰野雀高，驚心短翼免相遭。
主人莫更穿魚待，田叟迎貓已自勞。

爭猛狸奴乳虎同，菊邊高卧飽霜風。
養成好作他時用，一舉須令鼠穴空。

詩餘

望海潮題水仙扇面

冰玉爲肌沈檀爲骨，天然素體傾城。
鼓瑟湘潭，捐璫澧

浦凌波微度飛瓊何處是蓬瀛正忍寒送目借水成名
東閣官梅兩般標格一般清嬌黃膩粉輕盈有心安冷
淡節抱幽貞壓倒餘醞攬先桃李花時爭遣交并臨鏡
漸分明但半奩掩面千里關情山谷山礬出門一笑大
江橫

姻叔盧廷弼丈以水仙扇索題久未之復暑雨公務
皇稍簡因填望海潮詞一闕于其上所謂觀音老人堅
坐不去者亦此意耳

致語
皇太后聖節同宴皇上致語

東朝開壽域又當十月之中北闕啟華筵正在九重之

青谿漫稿卷九

十

內極崇奉之典敬先於以卑而事尊推親愛之誠恩始
於自上而逮下一時盛事千載奇逢恭惟皇太后陛下
功齊山岳福並乾坤禮絕漢儀儼禕翟輿鑿之備舉慶
弘鎬燕紛烹龍炮鳳以交呈迺暢宸懽式同皇眷仰惟
皇帝陛下志隆愛日心切祈天承驩竭虔舜之夔夔侍
膳盡周文之翼翼親顏有喜聖德無疆協萬國於熙和
昭兩宮之慈孝日復日而歲復歲瑤池醞不老之觴樂
其樂而親其親金殿譜長生之曲祇陳口號庸引心聲
慈皇宮內錦筵開先進君王萬壽盃天意正教春意轉
風聲初送樂聲來珠簾影隔黃金殿寶鼎香籠白玉臺
何用別尋仙境界須知此地卽蓬萊

萬壽聖節致語二首

時逢聖誕昭日月之光華世際豐年溥乾坤之熙皞欲
獻千秋之唐鑑先陳萬壽之漢觴凡在生成曷勝懽蹈
恭惟皇帝陛下福萃禹疇道延姬錄龍河虹渚旣蚤協
於殊祥華祝嵩呼復屢臻乎嘉慶肆瑋筵之載啟訝寶
輅以徐臨扇影分班便覺瑞雲之擁樂音交奏正逢愛
日之長蕩蕩難名共祝岡陵之算巍巍莫並遙瞻箕翼
之輝寶輦初移綵鳳翔弘開壽域自無疆九成初奏虞
廷樂萬歲先呈漢殿觴恩溥華夷天浩蕩陽回宇宙日
舒長年年仰贊南山頌百辟摠誠拱聖皇

鴻圖熙洽世久際於昌辰寶錄繇延時再逢乎誕節率

青谿漫稿卷九

十一

土罄祈天之祝層空增繞電之輝歡蹈所同遐邇無間
恭惟皇帝陛下聖由天縱德本日新懋隆祖宗之丕基
遠紹帝王之大統功敷絕俗東鷄西鯀之咸歸治召殊
祥椒鳳郊麟之畢至茂對生陽之月聿臨載育之期日
重光而月重輝宜降年之益永天與長而地與久惟申
命之用休御黃屋以受朝瞻宸龍于五位捧玉卮而爲
壽來禕翟于六宮慶溥椒房恩覃楓陛啟虞廷之九奏
上瀆宸聰效嵩嶽之三呼載陳俚語天開壽域壽吾皇
聖德兼隆寶歷長萬國有秋逢歲稔三邊無警荷時康
和風徐度鈞天樂瑞靄輕籠玉殿香喜溢宮闈爭獻頌

年年願捧紫霞觴

青谿重陽節致語一首

舉周官之舊職味增糗餌之籩修漢室之新儀香散萸
囊之佩九月應九日之候萬邦仰萬歲之歡載詠肅霜
均沾湛露恭惟皇帝陛下道隨陽長德與天孚值令節
於有年協清商於無射過堯奠之八葉瓊樓玉宇早臨
朝列陶菊以千叢金盞銀臺先獻壽設四筵之芳醴啟
九陛之繁音嵩岳驩聲雷動飛龍之輦彭城遺話聽馳
戲馬之臺登高覽八荒與乾坤而並永乘時居五位率
中外以同歸擬將歌頌于神功莫罄名言於造化敬陳
芻蕘之語用伸螻蟻之誠聖主休民御總章喜逢時序
屆重陽紫萸先獻霜前色黃菊兼呈雨後香授服已知

青谿漫稿卷九

七

萬壽觴

風颯爽食糕應兆歲豐穰宮庭大啟登高燕萬歲山中
萬壽觴

青谿漫稿卷九 一首

大學講章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致其誠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是大學經文孔子說大人之學其明德新民工夫

都有箇先後次第孔子意思說明德是人心同得於

天的道理自古大人既自明其明德又要使天下之

人都有以明其明德不爲私欲昏蔽這箇工夫卻先

青谿漫稿卷十

一

從治國起蓋天下之本在於一國國便似今京都地

方一般天下人所視效處必先使一國的人明其明

德方可由近而遠以及天下所以說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一國之本在於一家家是家庭之內

又一國所視效處若要使一國的人都明其明德必

先將一家親屬教訓他明其明德方可由親而疏以

及一國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家之本又

在於身若要整齊一家必須先從己身上做工夫使

一身所行無一件不合理方纔做得一家準則而家

可齊所以說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一身之主又在

於心若要修飭一身必須先從己心上做工夫使一

心所存無一毫不端正方纔做得一身的主宰而身可修所以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上念頭發動處便是意誠是真實不欺若要正心必先從心上動念處用工夫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好惡都是真實無一毫虛假如此念頭方纔不差則心可得而正所以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心中虛靈知覺處便是知致是推到那極處若要誠意必先從心中知覺用工夫將那自家心上知覺處務推到至極無一件道理不通貫透徹如此知識方纔不雜則意可得而誠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然致知的工夫卻又全在格物上格是至物是事物天下事事物

青谿漫稿卷十

二

物都有箇當然的道理這道理務要窮究到那知極處方纔自家的知識無有不盡所以說致知在格物大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件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三件是新民的條目聖賢相傳爲學次第莫備於此故孔子於大學之首言之臣嘗論這八條目皆以正心爲主從天下國家推到修身無不統於一心從誠意推到致知格物上無不由於一心而帝王之治天下尤以正心爲急心正則眾欲不能攻天下可得而治漢儒董仲舒嘗說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卽此意也伏惟皇上懋隆

聖賢之學講明正心之功日就月將純一不已則理無不明身無不修由是以睦九族以和萬邦而治平之效端可以比隆於古帝王矣宗社臣民不勝幸甚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大學第六章曾子解孔子經文中誠意的道理誠是實意是心上所發的念頭毋是禁止之辭曾子說孔子經文中所言誠意這兩字如何做工夫蓋人的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故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只因被這私欲把心蒙蔽了雖知善而不肯著實爲善雖知惡而不肯著實去惡這便是欺瞞了自家

青谿漫稿卷十

三

的心所以誠意工夫只要禁止了這自欺之弊務使心上念頭發出來好善惡惡無一毫不著實纔能盡修身頭一件工夫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慊是快足的意思曾子又說臭穢的東西是人著實憎惡的人若惡惡之心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便如惡這惡臭一般務要決去了他美好的顏色是人著實喜好的人若好善之心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便如好這好色一般務要必得于己這等呵好善惡惡方纔都著實爲己不是虛假爲人私欲盡淨天理俱存心中豈不快然滿足故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慎是謹慎獨是己所獨知的去處

指心上說會子又說這好善惡惡的心實與不實他人如何得知只是自家心裏知道所以君子於這心上念頭發動處務要仔細審察若是惡惡便要著實惡決定去了這惡若是好善便要著實好必求得了這善這等用工纔是不自欺纔到得誠意地位所以又說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臣嘗考之大學八條目中誠意是第一件切要的事蓋意誠則心可正身可修由是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所以唐虞三代之君修己治人都從這誠意上來如克勤克儉者處己之誠惟和惟一者用人之誠好問好察者聽言之誠惟欽惟恤者用刑之誠凡此一念之發表裏如一

青谿漫稿卷十

四

事之行始終無間其意之誠如此所以治隆俗美而臻於雍熙泰和之盛也降及後世如漢武帝之施仁義而怒汲黯之對唐太宗之喜諫諍而悔魏徵之言皆其意有不誠所以推之天下卒不能比隆上古之治然則誠意之功實萬世帝王爲治之本伏惟聖明留意

論語講章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這是論語中記孔子贊帝堯聖德與其治功如天的

意思巍巍是高大之貌則是準則比並的意思蕩蕩是廣遠之貌無能名是不能指言稱贊的意思孔子欲贊帝堯之爲君而首以大哉爲言以見自古人君惟堯之德至大而無以加有非其他聖人所能及如何見得帝堯之德至大處蓋天之爲天巍巍高大無物可以比並惟有帝堯與之爲準正以帝堯之德巍巍高大與天一般卽史臣說其仁如天是也天之大使萬物各遂其生然其蕩蕩廣遠處萬物不能以言語而形容之帝堯之德能使萬民各得其所然其蕩蕩廣遠處也與天一般萬民不能以言語而稱贊之卽史臣說帝力何有於我是也天之大如此堯德

青谿漫稿卷十

五

之大也如此故說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成功是已成的事業煥如光明之貌文章是政績中有文采可見的指禮樂法度而言孔子又說堯之大德如天固人所難名而堯之治功如天乃人所共見故指其功業而言如九族旣睦便是他齊家的成功百姓昭明便是他治國的成功黎民於變時雍便是他平天下的成功堯之成功巍巍高大如此可見與天之高大一般指其文章而言如制器尙象而天道以正頒歷授時而人事以修垂衣裳作咸池而禮樂以備堯之文章煥然光明如此又可見與日月星辰之光明一般蓋天之德不可得而窺卽其四

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而天德亦可得而窺矣
聖人之德不可得而名卽其成功之高大文章之光
明而聖德亦可得而名矣此帝堯之聖所以與天爲
一而孔子尊稱之辭至於如此也臣惟自古帝王之
德莫盛於堯而孔子贊堯之辭莫大於此且又切切
以天爲言蓋天以至仁之德發育乎萬物堯以至仁
之德覆被乎萬民天與帝堯脗合而無閒而萬世人
君繼天出治者皆當取以爲法也仰惟皇上嗣祖宗
之尊位繼帝堯之大統蓋必德協上天心潛往聖誦
堯之言而使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行堯之行而使出
入起居罔有不敬聖德旣與堯而爲一則治功亦與
天而無二將見雍熙之治端有在於今日而帝典所
書不得專美於前古矣臣等不勝願望之至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
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這是論語第十二篇孔子答顏淵問仁的事顏淵是
孔子的弟子名回一日以爲仁之道問於孔子孔子
答他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克字解做勝字己是己身的
私欲復字解做還字禮是天理之節文仁是本心的

全德仁義禮智都是本心之德惟仁卻包得義禮智
故仁爲本心全德孔子說人心本都有這全德只爲
私欲昏蔽故有時喪失了若能克去己身的私欲使
所行的事件件合乎天理則本心之德復全於我這
便是克己復禮爲仁是說爲仁的工夫歸是稱許的
意思孔子又說人能一日之間克去己身私欲所行
的事都合乎天理則天下的人便都稱許其仁蓋天
下人心都有這仁的道理有能全得這仁的道理便
合得天下的大心所以天下之人一時都稱許其仁
如仁莫大於孝我能侍奉父母天下人便都許我能
孝親仁莫切於弟我能恭敬兄長天下人便都許我

青谿漫稿卷十

七

能弟長這便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說爲
仁的效驗孔子又說這爲仁的機括都只在自己不
在他人克己是自家能克復禮是自家能復如侍奉
父母須是自家侍奉恭敬兄長須是自家恭敬別人
如何替得以見爲仁之功在己當盡如此故曰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一聞孔子之言便見得天理
人欲分明故無所疑問就請問克己復禮先從何處
用工夫孔子答他說克己復禮的工夫只要禁止那
不合禮的句當凡人有目不能不視若非禮的顏色
便禁止了不要看他人有耳不能不聽若非禮的聲
音便禁止了不要聽他人有口不能不言若非禮的

言語便禁止了不要妄說人有體不能不動若非禮的事務便禁止了不要妄動這等呵則視聽言動都不徇私日用之間一身之事莫非天理爲仁之功豈有加於此哉於是顏淵深達孔子之意就謙辭說我顏回資質雖不聰敏請服行夫子今日教我的言語此乃顏淵真能克己勝私所以進於聖人地位也臣嘗考之此章乃孔門傳授心法切要的言語不止爲學者事自古帝王皆從這裏做工夫蓋非禮勿視卽是視遠惟明的意思若視而非禮則爲美色所亂凡事見得不明而淺近易蔽矣非禮勿聽卽是聽德惟聰的意思若聽而非禮則爲淫聲所溺凡事聽得不

青谿漫稿卷十

八

聰而邪佞易惑矣非禮勿言卽是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的意思蓋一言非禮則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不能無召禍之憂非禮勿動卽是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的意思蓋一動非禮則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能無致災之咎是則人君之於視聽言動其可以不謹哉由此而推可見上古聖賢修身是這道理齊家也是這道理治國平天下也只是這道理所以孔子之言有功於萬世者正謂此爾伏惟聖明留意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這是論語第十五篇孔子稱贊帝舜的言語無爲是

無所作爲治是天下平治大君君臨天下一日二日
萬幾必須兢兢業業有所作爲如何卻說無爲而治
孔子的意思蓋說聖人德極其盛足以感動人心天
下的百姓自然人人向化所以不待有所作爲而天
下自無不治譬如天以一元之氣默運於上自然四
時流行萬物發生天何嘗有一毫安排布置來這便
是無爲而治自古三皇五帝都是聖人惟舜繼帝堯
之位以有天下堯是大德的聖人舜也是大德的聖
人以聖繼聖自然不見他有爲的形迹而帝舜又能
任用那許多賢才如大禹平水土后稷播百穀把土
穀的事都付託與大禹后稷這兩箇人臯陶明刑契

青谿漫稿卷十

九

敷五教把刑教的事都付託與臯陶契這兩箇人至
於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益典山澤垂典百工龍作納
言與那天下的方岳侯伯都付託得人舜但考察賢
否舉行黜陟之典一一推心委任要其成功所以當
時庶績咸熙萬邦咸寧全不見他有爲之迹這便可
見無爲而治者惟舜爲然爾恭已是敬德的容貌南
面是人君聽治之位人君嚮明而治故稱南面孔子
又說帝舜無爲而治人旣不見其有爲之迹所可見
的不過只是聖人敬德的容貌觀其端冕凝旒處九
重之上垂衣拱手居五位之尊身心內外恭敬謹嚴
一毫邪僻之事不干於中一時情慢之氣不形於外

且這便是恭已正南面之氣象謂之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蓋言帝舜恭已正南面之外別無所爲所以贊其德極盛治極隆而非其他帝王可比也臣嘗考之舜典所載帝舜之時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皆在攝位二十八載之間固不可謂之無爲及其一踐天子之位不過只是命九官咨十二牧而已真可謂無爲而天下自治矣然其所以能成無爲之治者實本於任賢而其所以能知賢才而任之者又本於敬德皆非偶然之所致也後之人君欲敬德者必絕耳目之玩而游佃土木之役不興禁侈靡之習而珍奇詭異之物不御出人起居之必時發號施令之惟一如此則心有所主是非易明所用必賢非賢不用又必遠邪佞之徒使正人不至於閒沮斥讒譖之說俾君子不至於動搖如此則事有所託政務修舉君德流行民心感化而天下之大不待有爲而自治矣然則欲法帝舜之無爲當以任賢爲本欲法帝舜之任賢當以敬德爲先誠於德無不敬賢無不任則天下自理治化自隆帝舜無爲之盛不在有虞而又在今日矣伏惟聖明留意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這是論語第二十篇孔子論帝王爲治的道理如何是寬則得眾寬是寬容眾是眾人孔子說人君統御

四海務度量寬洪但凡事物都在所包含如天之無所不覆如地之無所不載這等呵天下的人自然心悅誠服樂於歸向故說寬則得眾如何是信則民任焉信是誠信任是倚仗孔子說人君主宰天下務要誠實不欺但凡言動都有箇准信如出一令不易如四時行一政不變如金石這等呵天下的人自然有所遵守都倚靠替他做主故說信則民任焉如何是敏則有功敏是勤敏功是事的成效孔子說人君一身萬事的根本但凡政事務要行之以勤不可墮廢如天行至健無時止息這等呵工夫日進積少成多功業所就自然極其高大矣如何是公則說公是

青谿漫稿卷十

十一

公道說是人心喜悅孔子說人君一身天下的父母但凡政事務要體之以公不可偏向如天道至公無毫毫閒雜這等呵公道服人私議自息人心喜悅莫不極其親愛矣故說敏則有功公則說臣謹考之孔子於論語終篇悉敘堯舜湯武之言與其施諸政事者以明萬世帝王相傳之道如此然始之以允執其中終之以公則說之正言蓋帝王治天下之道合乎中者無有不公不合乎中未有不出於私者也故寬而失中則如有罪者當刑或私於嬖幸而故縱無功者不賞或私於親愛而濫施此寬之非公也信而失中則如虐民之政當革或緣私請而尚存病國之人

當去或因私昵而不逐此信之非公也勤而失中或肆爲異端聲色之事而講學聽政則怠騁乎犬馬土木之役而任賢聽言則倦此又勤之非公也如此則人心怨尤災害駢至天下何由而治所以自古帝王一德相傳惟中惟公不用他道而我朝列聖相承所以爲萬世子孫之法者率皆遵行此道也仰惟皇上遠承帝王之統近守祖宗之業蓋必執此中以立政事之體秉此公以服天下之心則治道之隆可與古帝王爲一而繇太平之休於萬萬年矣臣等不勝惓惓翹望之至

中庸講章

青谿漫稿卷十

三

中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這是中庸第六章子思引孔子論帝舜之知以明道所由行的意思如何是舜其大知也與知是人的知識帝舜聖人於天下道理無不周知然不自滿足又取天下人的知識以爲自己的知識所以其知廣大人莫能及這一句是孔子首先稱贊之如此下文好問好察擇善用中便是大知的實事問是詢問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善與惡是這言語中有說得好的有說得不好的孔子說凡人小有聰明的多訥然自足不肯問人惟舜以爲自己聰明有限天下

道理無窮豈可便自滿足還要孜孜問人使人有所知的都來與他說庶幾得聞天下之善也凡人聞言語淺近的多忽略厭煩不肯審察惟舜以爲人的言語雖是淺近也有至理存焉豈可便不審察還要切切講求他說的道理之所在庶乎不遺天下之善也舜又以爲凡人之言未必皆合道理其中有說得不好的若不與他遮掩則使人皆羞愧誰肯再來說因此將那不好的言語與他遮掩不肯阻了人來說的心這可見舜之心廣大能容也人言有說得好的若不播揚於眾則人無所感發誰肯喜懼來說因此又將那好的言語與他播揚務要作起人敢言的心這

青谿漫稿卷十

三

可見舜之心光明不蔽也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兩端是眾論不同之極處如小大厚薄之類中是合中的道理舜於人言雖是好的卻又有不同處於是執其小大厚薄之兩端而量度以取中譬如賞有功之人或說當厚些或說當薄些便要度量看理上當厚便厚當薄便薄有如刑有罪之人或說當輕些或說當重些便也要度量看理上當輕便輕當重便重凡事都如此度量也無過也無不及只合乎中道的便依著行所以行之無弊也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舜之所以能此者由其見理明白故心胸廣大而光明權度精切而不差凡所行皆

能合乎中庸之道故曰其斯以爲舜乎以見舜之大知如此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太抵中庸之道如通衢大路人所共由豈有不明不行之理只因人有知愚賢不肖之分故於道有過與不及之弊所以子思歷言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於此首引孔子之言以帝舜之知明之然其言帝舜之知又不在于他惟在聽言一事其垂訓後世之意可謂切矣臣嘗因是而論之自古聖賢之君以行道爲己任者莫不以聽言爲急誠以人君深居九重之上日覽萬幾之繁在外之事豈能周知在下之情豈能盡達故必廣詢眾論博採羣言以來天下之善然又慮阿諛順旨之

青谿漫稿卷十

十四

言常易入激切逆耳之言常難受故不以人之緘默而謂無言之可聽不以人之狂直而謂其言不足聽每賞直言以銷諂佞之風宥妄言以開忠讜之路是以當時鰥寡無蓋冤抑獲伸上下之情意相通遠近之視聽不蔽人君無失德朝廷無失政生民無失所中庸之道常行天下之治極盛爲此故也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法古爲治首開言路設六科十三道以爲言官而五府六部內外諸司皆許實封言事猶且延訪大臣以求闕失引見耆民以詢疾苦列聖相承率循是道此卽帝舜好問好察隱惡揚善之盛心也仰惟皇上聰明天縱聖學日新臨御以來勤以求言

而不遺乎淺近樂於聞諫而不厭其煩瀆是以政之所行無過與不及之差令之所出得大中至政之理於以隆祖宗列聖之基業繼唐虞三代之道統端在於今日斯世斯民不勝慶幸頃當嚴密而符不要繼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祖入之事者也予於前明嘗繼其志茲要聞繼也這是中庸第十九章子思引孔子之言武王周公之孝在於善繼善述的意思達是通達孝是事奉父母的道理孔子說這孝的道理本是眾人能知能行的但眾人有之而不能盡惟有武王周公能盡這道理所以通天下人都稱贊他孝而無異辭這便是達孝

青谿漫稿卷十

五

故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如何又見得他達孝實事處卽下文善繼善述是也繼是繼續志是心之意嚮述是遵守事是事業這兩箇人字都指祖宗而言孔子又說這孝的道理不在乎他只是爲人子孫的當以祖宗之心爲心祖宗心志有欲爲的好句當當時不會爲得爲子孫的卽當繼其心志務要黽勉成就了這便是善繼人之志祖宗在時有己爲的好事業後世可以爲法爲子孫的卽當遵守而行不要廢墜變更了這便是善述人之事如武王繼其祖考太王王季文王的統緒伐罪救民以有天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這是武王善繼善述

處所以武王謂之達孝周公輔佐成王靖安天下推廣文王武王不暇爲與不及爲之志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後世爲子孫的皆盡奉先之孝敬這是周公善繼善述處所以周公也謂之達孝大抵眾人之孝不能盡繼述之大天下人安得通稱之惟武王纘前緒以定天下周公成先德以定禮制其所繼述事功極盛有非眾人所能及所以天下之大人稱贊其孝無有異辭此非達孝而何子思於此引之以見武王周公能合乎中庸之道其垂世立教之意切矣臣嘗因是論之武王之孝莫大乎定天下然拜丹書之戒而不忽細行納旅葬之諫而不寶遠物訪洪範之書而不忘聖學所以修於己者無不至故功成而孝益顯周公之孝莫大乎定祀禮然執圭幣以事上帝則思竭其誠奠饗犇以奉祖宗則思致其敬頒制度以行天下則思推其仁所以示諸人者無不周故禮行而孝益著武王周公之孝上足以光乎祖宗下足以傳之後世如此及成王營建洛邑欲如武王之意康王報誥諸侯用宣文武之業又可見他的子孫也能盡繼述之孝所以周家縣八百年靈長之祚有由然也蓋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功德及天下必有法制遺子孫由其得之艱難故慮之深遠慮之深遠故行之周

密雖其一言一行之微皆足以爲後世子孫法惟在
繼體守成之君當盡奉行遵守之責固不可有我
所變更亦不可使之廢墜則國家之政事常修祖宗之
基業可保而繼述之孝亦無加於此矣洪惟我朝太
祖高皇帝恢復華夏之土宇掃盪海內之兵戈治邁
百王功高萬古然精神之運則具存乎祖訓之條政
令之懿則悉載於國史之筆創業垂統於斯爲盛太
宗文皇帝莫安萬姓肅清四方凡所施行務遵成憲
故詔誥臣民諄諄以申明舊章爲首榜諭天下憫憫
以紊亂舊制爲戒蓋與武王周公之孝後先一揆所
以貽謀宏遠垂法無窮列聖相承益隆繼述式克至

青谿漫稿卷一

七

於今日休豈偶然哉恭惟皇上以至聖之資嗣大寶
之位德由天縱孝與日新遠鑒武周之心近守祖宗
之法每延訪三事裁決萬幾必率循祖訓考求故實
是以庶政惟和萬邦咸服於以衍祖宗太平之歷於
以紹帝王中庸之傳而區區成康守成之賢有不足
言矣臣等何幸躬際其盛無任具瞻平賦賦之詞
孟子講章 知真華夏之正統 精盡萬古之英 文尚
其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微事備矣

西漢文一 魏朝上 限國卷之 延事常 爲 顯 矣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人之所存所行都要在仁義上
的意思居是人的住居惡字解做何字仁者謂心之

德愛之理也路是人行的道路義者謂心之制事之宜也這居字是以居處而言由謂由行大人是公卿大夫有大德的人孟子因齊王子墊問他士何事推言至此乃自設爲問答之詞說道人所當處的住居在於何處卽這箇仁便是蓋仁的道理有箇天理自然的安樂無那人欲陷溺的危殆便如高堂大廈一所好房屋一般人當常居其中而不可離所以說居惡在仁是也人所當行的道路在於何處卽這箇義便是蓋義的道理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的邪曲便如通衢廣陌一條好道路一般人當常行其上而不可違所以說路惡在義是也人若果能心純乎理愛

青谿漫稿卷十

六

周於物只在這仁中居著一時也不離了這纔是能居天下廣居的人蓋見得這仁是箇安而可處的所以不到那卑污險僻的地上去了人若果能心有所制事必合宜只在這義上行著一步也不違了這纔是能行天下正路的人蓋見得這義是箇正而可遵的所以不到那旁歧曲徑的路上去了居於仁則存諸內者有本而大人之體立由於義則應乎外者有制而大人之用行體用兩全內外一致士雖未得夫公卿大夫之位而公卿大夫之事尙何所不備哉孟子以是告王子墊其開示之意明且切矣臣嘗考之孟子生當戰國之時以救時行道爲己任故凡開口

論事便以仁義爲言非但於此舉以答王子墊如欲人君躬行仁義以率臣下則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如欲人臣以仁義佐君土則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誠以仁義二者乃天地間一箇大道理其本原於一心其用則周乎萬事故天下之安危國之治亂家之興衰身之賢愚都只在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兩端上若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所以治隆俗美垂萬世之法者良由其施仁惇義故耳及乎夏桀商紂之爲君蜚廉惡來之爲臣所以失身亡國而爲後世之戒者亦由其賊仁戕義故耳孟子之言豈無所稽

青谿漫稿卷十

九

哉伏惟皇上聖由天縱德與日新嗣位以來仁以育萬民舉世遂飽食煖衣之願義以正萬民普天興遵道慕義之風然猶望之若未至行之以至誠每簡居仁由義之賢益修漸仁摩義之政於以紹三帝王休聲於旣往於以隆美祖四宗洪緒於無疆天下臣民不勝慶幸

讀國文讀論卷之興竟良志賀恩爾只

此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
俱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不達則以仁達二皆代天

這是孟子盡心篇說太當推行仁義的意思不忍是
惻隱而有所不忍的心卽仁的道理發見處不爲是
羞惡而有所不爲的心卽義的道理發見處是推

行的意思孟子說人有此身便具有天地生物之理所以慈愛萬物的心人人都有若見了可傷可痛的事如孺子入井之類便都心中惕然驚動不能忍他這是仁的道理在心上所以發見出來如此但人有稟得氣質偏的又被私欲遮蔽將這惻隱的本心昏昧了遇著殘忍害人的事便可傷痛也都忍得這便是不仁所以人要因這不忍之心一有發見時便推廣行將去直到那忍得的事都能不忍並不做一毫殘忍害人的事這等呵此心所發方纔都是仁的道理故說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孟子又說人心至靈故能分別是非所以憎惡不善的心人

青谿漫稿卷十

三

人也都有若遇著可羞可恥的事如穿窬爲盜之類便都心中怫然憎惡不肯去做這是義的道理在心上所以發見出來如此但人有稟得氣質偏的又被私欲牽引將這羞惡的本心昏昧了遇著不合道理的事便可羞恥也都去做這便是不義所以人要因這不爲之心一有發見時便推廣行將去直到那所爲的事都要合宜並不做一件不合道理的事這等呵此心所發方纔都是義的道理故說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這一章書重在達之一字上要人察識這不忍不爲之心有時發見便用力推行如有一星之火引之使其燎於原如有一勺之泉導

之使其流於海務使仁義之心沛然行乎天下這纔是達的意思孟子開示於人可謂至明切矣臣嘗因是而論之孟子一書專言仁義然仁義之心雖人所同有而推行之切則於人君爲甚夫何也人君一身爲天下之主必當推一心以行天下之政故其他章論王天下之道亦曰古之人所以夫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如推行不忍之心便省刑罰而不忍嚴刑峻罰以傷民生薄稅斂而不忍暴征橫斂以窮民命節財用而不忍濫賞妄費以竭民財卑宮室而不忍勤興土木以勞民力使天下百姓無一而不安於仁卽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如推行不爲之心便競業萬幾而不爲逸樂之娛緝熙一德而不爲聲色之好親近正人而不爲狎昵羣小務行民義而不爲諂瀆鬼神使國家政事無一而不由於義卽所謂入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如此則政事得宜百姓得所天命佑助人心歸嚮海宇乂安四方賓服天下無不太平矣蓋仁義之效廣大無窮故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皆以推行不忍不爲之心以成治平之休豈徒然哉恭惟聖明體念孟子之言推行仁義之道以丕隆祖宗列聖之洪圖以遠紹古昔帝王之盛治天下臣民不勝至願

青谿漫稿卷十

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這是周易乾卦九二爻的文言乃孔子所作發明聖人進德修業的意思君子是指九二聖人說九二聖人於出潛離隱之時當進德修業以養成君德蓋德乃人所稟於天固有之理然散見於萬事萬物之間無有窮盡故雖聖人亦必學而後知之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日日窮之無少間斷然後有以會萃眾理於心這便是學以聚之物理既會於心若不取正於有道的人則是非邪正未免有差故必咨問於先知先覺以審其所學何者是天理所當從何者是人欲所當去然後是非邪正瞭然明白不至於紊亂這

青谿漫稿卷十

三

便是問以辯之這兩句是說聖人進德的工夫學問既進若度量淺狹易至滿足則不能包容萬善故又當寬廣此心擴充此量使所學所問之理皆涵養於中不至遺失這便是寬以居之寬以居萬善而或持守不固則必奪於私欲故又當以天理爲主措之行事自日用彝倫之間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皆本乎一心之德則所行莫非天理之正這便是仁以行之這兩句是說聖人修業的工夫君子學問之功至是可謂無餘蘊矣臣謹論之孔子於此既以學問之功爲言下文又引爻象而斷之曰君德也誠以人君之身所繫尤重故必養成大人之德而居大人之

位則可以乘龍德正中之時以建天下文明之治若
帝舜當玄德升聞之初大禹在祇承於帝之後倦倦
乎允執厥中之相傳惟精惟一之相授學問之功莫
切於是是以君德旣隆治化益盛雍熙泰和萬世莫
及宋儒程頤之傳此章亦曰進居其位者舜禹也正
謂此耳伏惟皇上毓德於舊學之時體道於臨御之
日契義文作經之旨成舜禹致治之功是以仁義之
澤覃及於萬方文明之化光被乎四表天下臣民不
勝慶幸

尚書講章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

青谿漫稿卷十

三

艱

這是周書周官篇成王申戒卿士的言語戒是戒勅
卿卽是前面說的六卿士是六卿的屬官功是百官
的功績崇是高也業是百官的職業上文成王旣已
訓迪百官了至此又申戒卿士說爾等各官尊則爲
六卿卑則爲六卿的屬官雖有尊卑莫不各有當成
的功績然要這功績崇高惟在於立志蓋必專心向
這職事上留意務要期於有成不可有一毫因循苟
且之失如此則功可得而崇故曰功崇惟志職雖有
大小莫不各有當務的職業然要這職業廣大惟在
於能勤蓋必竭力向這職事上用功務要進而不已

不可有一毫懶惰怠慢之失如此則業可得而廣故曰業廣惟勤克是能果斷是勇於決斷的意思後艱是後曰艱難成王又說功雖以志而崇業雖以勤而廣然當事幾之來又要以勇而斷毅然剖決不可疑慮然後事皆有成不貽後患苟或優游不斷狐疑不決則志雖高大而爲之不勇虛用其志勤雖勉勵而事不能成虛用其勤又何以望其功崇業廣而無後艱乎故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成王戒勅卿士而以是爲言可謂精切而著明矣臣嘗考之虞周君臣更相責難之際必惓惓曰志曰勤曰斷這三者伯益告帝舜曰疑謀勿成百志惟熙召公告武王曰志以道

青谿漫稿卷十

五

寧又曰夙夜罔或不勤其與成王之言如出一律虞周之治所以爲盛後世如漢唐宋季世之圭不能立志心無所主或爲聲色犬馬所誘或爲土木禱祠所惑勤所不當勤斷所不當斷治功廢弛事業卑陋後艱之患有不能免由是而觀則此三言者豈獨卿士之所當盡哉仰惟皇上嗣歷服有年於茲道遵帝王法守祖宗而大厲有爲之志御講有常臨朝無倦而恆持不息之勤日照月臨風飛雷厲而獨秉剛明之斷是以百僚承式四海嚮風功業所就巍乎其盛虞周泰和復見於今日區區漢唐宋不足言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春秋講章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這是春秋責魯君不當遠出田獵的意思四年是魯桓公卽位之四年春正月是周時建子之月卽今之十一月公是指桓公說狩是冬月田獵之名卽是邑名在魯疆場之間非常狩之所古者天子諸侯當國家無事之時不敢忘了武備故每歲必行田獵之事用民力以訓習軍旅示之以武以威天下取品物以供祭宗廟示之以孝以順天下由是兵戎祭祀這兩件國家的大事無不講矣然田獵必有其時不可妨了農業又必有其地不可傷了物命如仲春二月教

青谿漫稿卷十

三

民振旅於內遂蒐取鳥獸之不孕育的故其田獵之名曰蒐仲夏五月教民草止於野遂除去鳥獸之害苗的故其田獵之名曰苗仲秋八月教民治兵於外遂順天氣嚴肅以殺鳥獸故其田獵之名曰獮仲冬十一月教民大閱軍實遂守取鳥獸無所揀擇故其田獵之名曰狩這便是有其時但凡田獵之所皆擇山林翳密地土閒曠去處如魯的大野鄭國的原圃秦國的具囿皆不出郊甸之內這便是有其地魯桓公卽位未久不知古人田獵講武之意乃於十一月遠狩於郎其時雖是可狩之時其地則非當狩之地肆其驕侈遠出田獵過用民力而不知大傷物命而

不恤孔子修春秋以爲先王之世田獵之舉必於農隙之時而不傷於農必於閒曠之地而不傷於物故當時之民見其田獵莫不欣然喜色有愛戴之心苟惟以習於田獵爲賢騁其馳逐爲能用民非所教取物非所用或非其時或非其地則民見其田獵莫不疾首蹙頰而有愁怨之意一田獵之微而政事得失民心向背有如此而桓公不知也故書曰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所以譏其怠棄國政荒於遊田之失其垂戒之意遠矣臣嘗因是而考之田獵之事一則教民習軍旅一則取物供祭祀誠爲國家的急務但不可過過則爲淫故周公作無逸之書以告成王有曰

青谿漫稿卷十

五

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蓋以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無濫費則下無橫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又曰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辜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則以人君奉天子民當法祖德戒遊田蠲斂兢兢業業非禮勿動然後足以正國而治人一或從事耽樂下則非民之所法上則非天之所順非細故也成王謹守周公之訓爲守成令主用延八百之祚蓋有由矣桓公乃周公伯禽之後反不能遵其先訓勞民動眾遠事田獵大失爲君之道春秋特筆書之明有天下國家者必當循禮遵法

以桓公爲監戒也伏惟皇上臨御以來遠宗聖賢之訓近守祖宗之法垂拱穆清動循禮度所以比隆成周之盛治而益縣太平之不圖者端有望於今日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這是魯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率諸侯攘楚以尊周的事公是魯僖公晉侯是晉文公齊侯是齊昭公宋公是宋成公蔡侯是蔡莊公鄭伯是鄭文公衛子是衛叔武莒子是莒世子踐土是鄭地當時楚以荆蠻之國恃其強橫侵陵諸夏滅黃而伯主不能恤敗徐

青谿漫稿卷十

三

而諸大夫不能救執宋公而諸侯不敢與之爭以至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其勢如水橫流無人止遏於是晉文公奮然以霸諸侯匡天下爲心率諸侯之兵敗楚師於城濮乃還兵踐土致周襄王下勞其功文公於是作王宮以獻楚俘襄王加以策命之榮命之爲諸侯之長賜以大輅戎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秬鬯之酒虎賁之士且勉其敬服王命以安中國文公拜受天子之命會諸國之君盟於王庭勦力同心以獎王室無相侵害一時諸侯翕然信從不敢有貳於此可以見晉文公有攘荆楚尊王室之功矣然文公之爲是盟初不能率諸侯以朝

王而獻俘乃致天子屈尊而下勞則非禮矣故春秋
削而不書所以正名責實以見天子無下勞諸侯之
禮諸侯無上致天子之道此孔子筆削深意也臣嘗
考之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周自東遷王綱不振列
姓憑陵諸侯強橫故荆楚有僭王之罪旣不能如采
薇之遣戍役以討之諸侯有敵愾之功又不能如出
車之勞還卒以美之蓋因文武之政不修以致冠履
之勢倒置以天子之尊而下勞諸侯其於君道父道
也謂何以諸侯之卑而上致天子其於臣道子道也
謂何所謂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矣後世人主失統
御之權人臣挾跋扈之勢以至興不當興之兵行不
必行之賞啟釁召禍往往有之未必不昉於此孔子
修春秋斟酌王法損益時宜以明尊卑大分以正君
臣大倫於城濮略文公勝楚之功於踐土削襄王勞
晉之實於是名實不至於俱喪禮制由之而永存其
爲天下萬世慮豈淺鮮哉伏惟聖明留意

通鑑綱目講章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先主能用賢才的事龐統字士
元是襄陽人治中是刺史以下官初先主至襄陽訪
求賢士於司馬徽司馬徽說此閒自有伏龍鳳雛先

主問是誰徽對說諸葛亮爲伏龍龐士元爲鳳雛先
主旣領荊州牧乃以龐統守耒陽縣令統在縣不治
事遂罷其官吳將魯肅聞之作書遺先主說龐士元
非百里才使處以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諸葛亮亦言之於是先主召與談論大加器重遂拜
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時法正陰勸先主取益
州先主疑慮未決龐統勸先主說今荊州荒殘人物
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
土沃財富誠得此地以爲資則大業可成先主初未
然其言統又說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且兼弱
攻昧古人所貴今日不取終爲他人之利先主遂從

青谿漫稿卷十

三

其計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
西遂取益州凡劉璋所用及姻親之人皆處以顯任
盡其才能故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由是大
和先主尋卽大位以成天下三分之勢者皆由龐統
之一言宋儒朱熹修通鑑綱目特書其事以見先主
之能用才而龐統果能不負所用也臣謹論之人臣
才能各有不同要在知之明用之當則人無棄材而
官無廢事唐虞之時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
故當時有九德咸事之效成周之世選士用爲鄉遂
之吏進士命爲朝廷之官故得人有濟濟之盛降及
後世便如漢高帝之用三傑其知之無不明而處之

無不當亦仿佛乎帝王用人之意矣先主當閒關用
人之際咨詢訪察不拘一途及得其人乃能隨材器
而使之諸葛亮以伊呂之儔而爲相龐統以謀議之
才而爲治中從事其卒成大業以紹漢祚四十年之
久不亦宜哉仰惟皇上以至聖之德居大寶之位稽
前古用人之典而立賢無方遵祖宗黜陟之公而用
才有制是以人才效用天下治平大業鴻休真足以
垂萬代而無替矣臣民何幸躬逢其盛

青谿漫稿卷十終

青谿漫稿卷十

三

垂萬代而無替矣臣民何幸躬逢其盛者皆由歷代
本官歸景以人本效用天下治平大業鴻休真足以
前古用人之典而立賢無方遵祖宗黜陟之公而用
人不亦宜哉仰惟皇上以至聖之德居大寶之位稽
本而爲治中從事其卒成大業以紹漢祚四十年之
久而爲治中從事其卒成大業以紹漢祚四十年之
人之際咨詢訪察不拘一途及得其人乃能隨材器

青谿漫稿卷十終 平帝王用人之意矣先主當閒關用

奏議

禮儀一

一爲禮儀事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儷崇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一

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

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子朱子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實惟古制今伏遇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做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裕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祖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裕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裕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裕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卽所謂毀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土食並同太廟茲者

恭遇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耐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耐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俟二十四日憲宗純皇帝耐享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咸合乎典禮緣係節該欽奉勅旨會官議處來聞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於西角門題奏本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是奉先殿旁近無宮室堪改別廟恁還再議來說欽此欽遵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官議擬題奉聖旨你每既考論明白准議欽此欽遵後於奉先殿之東別闢門改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神主云一日

祀典

一 爲裨補名教事禮科抄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

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以從祀於廟廡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與名教所關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觀國

學及郡縣學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後之真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荀況言或近於黃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堯舜爲矯飾以子思孟軻爲亂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爲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甘輕賤而不羞既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於東觀之校書高堂絳帳沈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莊士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於趙岐也偃師伯王弼唱和何邵祖述老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爲天

青谿漫稿卷十一

四

下之粗迹崇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清談之弊流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人國家隨以淪喪而不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揚雄以善惡混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昏諛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閣之嘲臣事新室難逃逆節之黨是以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爲綱昭垂萬世也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之儒臣亦有欲黜揚雄輩者夫如是則此數子豈宜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學於道有

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偽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爲己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爲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爲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綽有明驗是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增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不列諸從祀哉恭惟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此辨其真僞別其純駁而使斯人知所向背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乞勅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入之則孔廟清

青谿漫稿卷十一

五

名教正而斯文幸甚等因具題弘治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這本所言禮部會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春坊科道官詳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議閒又於禮科抄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程敏政奏爲考正祀典事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也況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於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

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幾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爲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爲關繫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黜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尙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憚於改作臣考之於書揆之於心不敢妄爲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

公其於治道未爲無補

青谿漫稿卷十一

六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入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於舊注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爲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爲秘書厯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爲梁冀草奏殺忠良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爲正直所羞卽是觀之則眾醜備於一身五經爲之掃

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爲經師使侑坐於孔子之庭
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
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
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爲舛駁使箕子經世
之微言流爲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
修小節專一傳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
也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
追究晉室之亂以爲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
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風角等書班之於
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爲九江太守治
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七

及子賓客爲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
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賊吏子爲賊徒
可爲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
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
成敗及母邱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
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
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
數饋遺洛中貴要語人曰懼其爲害耳非以求益也
伐吳之際因斫癭之機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
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
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

臣竊以爲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論其人而使之尙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者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尙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禡爵罷祀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於家語自顏回之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枨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蝨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朱子集注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枨申黨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爲申枨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遽瑗林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林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祔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

青谿漫稿卷十一

九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爲漢儒莫若董

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尙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至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

青谿漫稿卷十一

十

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爲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尙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看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没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典或有甚焉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

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以禮有道有德而教於學者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鄉先生沒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於學宮最得禮意一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庶下臣考之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

青谿漫稿卷十一

十一

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沒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昞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

而得程氏之學珣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厯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珣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等因開坐具奏本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會同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英等謹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子慎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二十二代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玄宗開

青谿漫稿卷十一

十一

元八年始增孔子弟子十哲從祀二十七年追贈顏子以下八十三人爲公侯伯爵宋初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經師左邱明等二十一人皆畫像於東西廊之板壁春秋二丁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封左邱明等皆伯爵神宗元豐七年禮官言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聖人之道有益學者請自今春秋釋奠荀况揚雄韓愈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詔如禮官議洪惟我朝太祖高皇帝汎掃前元之陋俗丕顯隆古之文風定鼎金陵之初首卽應天府學以爲國子監顧其隘陋擇地於雞鳴山下乃以天

子學制授諸冬官今考學士宋訥所撰碑文有曰廟
在學東亢以層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自經始
以來大駕臨役者不一當時學士宋濂方被知遇任
討論之責乃上孔子廟堂議亦欲罷七十二賢之祀
罷漢唐諸儒之祀正顏無繇曾點孔鯉之祀上皆不
從國子助教貝瓊乃作釋奠解末云聞有言於上破
貞觀之制者既斥而不用矣余恐其惑人也故辯之
至洪武二十九年特從行人司左司副楊砥之請罷
黜揚雄從祀成化元年該內閣大臣議奏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
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矣是以存蒙聖知沒賜美謚其爲皇朝名臣夫何閒
然然論其於道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
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尙未
知可伯仲其閒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
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諛孰敢附和其說哉故以爲瑄
可無施行等因奉憲宗純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
該前因除揚雄先已罷黜從祀薛瑄難以再議外今
議得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程敏政所
奏其閒考論固爲明白但自貞觀肇興祀典以來歷
代相承八百五十餘年中閒經歷有宋名儒周程張
朱數輩一皆尊體未嘗斥議蓋自周室東遷世入春

秋諸侯僭王放棄禮法陵遲至於戰國王道不明人心喪失而荀況首明王道推尊孔子況六經之道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之閒而馬融王弼之徒守其遺經專門講授故唐之諸經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蓋語其立身之節不無可貶語其羽翼聖學之功亦有可褒用其言固不可以廢其人大其功則當有以略其過庶幾瑕瑜不至相掩而筌蹄亦豈容盡棄也哉至於孔門弟子若以家語所書爲得其實然朱子乃云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王肅所作是則家語之書未必真出於孔氏若夫司馬遷之作史記文翁之刻石

青谿漫稿卷十一

十四

室圖乃在漢武帝之時去古未遠未必爲無據也今卽一圖二書論之公伯寮秦冉顏何司馬遷何據而書遽瑗林放申棖文翁何據而刻申棖申黨何以知其一人秦冉顏何何以知其字誤歷歲滋久莫之可考矧夫后蒼雖能明高堂生之禮然漢以二戴慶普三家立於學官而蒼之禮無聞焉宜乎貞觀不以附於經師之列至於王通河汾之師道雖存而其於聖人之經固不免吳楚僭王之罪胡瑗蘇湖之教條雖立而其於聖人之道亦安望覃懷迂續之功遽欲躋之從祀固未敢以爲然也迨若啟聖王叔梁紇泗水侯孔鯉各爲廟以祀於闕里者舊矣今欲通祀天下

而遂升孟子程朱之父則於禮爲太過置無繇黜鯉於別廟而遂弗克預享孔子萬世之祀則於義爲不及況宋儒洪邁容齋隨筆亦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爾或以荀況馬融王弼戴聖劉向賈逵何休王肅杜預功微過鉅疑於可黜殊不知朱子嘗因釋奠中禮部狀內備舉孔鯉孔伋左邱明賈逵公羊高荀況十哲兩廡諸賢考正位次亦未嘗一言論其非所當祀之意此非慎於闕疑則必志於從厚者也卽今南京國子監乃我太祖高皇帝之所經畫至精至備廟庭之祀除黜揚雄外其他悉從前代之舊是則南京文廟之制天下所當視效者也

青谿漫稿卷十一

五

太祖高皇帝之神謨聖斷萬世所當遵守者也且生平千百載之下而欲究明於千百載之上誠爲不易或者前代之所去取蓋必有深意存焉今皆不可得而知矣顧欲捨我聖祖崇文之盛典又將安所從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云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所以文廟祀禮宜從其舊臣等讀書未至康成敢謂高議之能及所願則學孔子允惟舊貫之可仍緣係從祀重典及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詳議來說照例會官議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弘治元年八月初十日題奏本月十二日奉聖旨是從祀諸賢都照舊不動欽此欽遵

一爲釐正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
出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馬文升題載考帝舜紹堯之
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
大者以爲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之神東封泰山爲
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爲東鎮在今青州府臨
朐縣南封衡山爲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爲
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爲西嶽在今陝西
華陰縣又封吳山爲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恆山爲北
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又封醫巫閭山爲北鎮在今
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爲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

青谿漫稿卷十一

六

又封霍山爲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
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
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
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
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江瀆
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
秦漢隋俱於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
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爲
界所以祭北嶽恆山於眞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
峯之說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
眞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大

祖高皇帝膺天眷命應天順人奄有萬方建都金陵
視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
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卻在京都之南當時禮
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
寧若以爲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恆山爲并州之
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恆山在渾源州南二十
里卽北嶽以此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爲無疑矣
今本州北嶽廟跡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
定嶽鎮海瀆之神封去厯代衰加之帝號真可爲萬
世之法獨北嶽猶祭於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
爲缺典臣非禮官考校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七

爲釐正如蒙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爲是明
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
置錢糧於渾源州恆山舊趾去處修葺北嶽之神殿
宇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葺造止可
修葺工完之日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之
堅石豎之廟前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於此
行禮庶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
事亦可昭於後世矣等因具題奉聖旨禮部看了來
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考得北嶽祠事錄內附載渾
源州志一段云恆山在南二十里乃古北嶽也上有
嶽廟乃陶唐氏所建至舜時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

北嶽駕詣大茂山谷值大雪岩壑沍寒駕不能進而遙祀之忽嶽廟之右飛一石墜帝前因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茂山又五載復巡狩其石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今州之恆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其言陶唐建廟帝舜遙祀事屬無稽飛石之說亦出諺語不足爲據別無其他碑記可考止有本朝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一通內載渾源恆山爲古北嶽粵自有虞氏受禪歲十一月北巡狩帝躬行望祀厥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永以爲典於是恆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者如此及考得禹貢內冀州恆衛旣

青谿漫稿卷十一

六

從註云恆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恆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今真定府乃禹貢冀州之域周爲并州地又爾雅河北恆註云恆山爲嶽是也鄭玄云在上曲陽縣又文獻通考云漢恆山郡十八縣有上曲陽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又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祠祀五嶽四瀆北嶽常山於上曲陽卽常山郡之縣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恆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恆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恆山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其事則曲陽之祀北嶽實非始於五代

之際明矣至於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而至元以來代祀北嶽碑記仍在曲陽迨至國朝洪武二年正月內藏庫副使魏士舉首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祀著爲常典列聖繼統有事必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得曲陽縣在隋爲恆陽縣恆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恆陰縣恆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者皆指恆山而名未可知也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北嶽恆山之神祀於曲陽歷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恆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

青谿漫稿卷十一

九

聞碑誌無考曲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正謂此耳況今恆山實爲畿內鉅鎮孕靈已久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所據渾源州恆山旣爲一方之望古跡閒存復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但恐年久或至頽敝合無行移山西布政司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春秋告報以時祭祀庶爲兩便緣係釐正祀典及奉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弘治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於奉天門題奏二十六日奉聖旨是欽此

祀典三

一爲正祀典事禮科抄出本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仰

惟陛下初登大寶郊天告廟又遍及古之聖帝明王
嶽鎮海瀆是卽大舜類帝禋宗望山川徧羣神之意
臣於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欽承上命遣祭北嶽
恆山之神臣恐敬不足以接神明誠不足以答聖明
有孤陛下懷柔百神之意是以齋明戒懼不敢違盭
也臣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不正則神人瀆亂
妖誕所由興人心所由不正也故祭必有義君天下
者祭古先聖王以其有功德於民也祭日月星辰以
其民所瞻仰也祭山嶽河海以其利澤及人也祀典
所載惟此族類考之祭法概可見矣方今聖明御極
欲其首正人心必先修明祀典不然則人祭非鬼神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姦惑人焄蒿妖誕之說紛起欲天下務民義而正風
化也難矣如蒙乞勅禮部通行天下有司除祀典應
祭者依例致祭外若神非其地者氣非其類者非有
功德於民者非天地之正者悉皆除去勿使惑人務
效狄梁公毀淫祀之法推西門豹投妖巫之心凡民
閒拜天告斗修齋設醮假降邪神妄稱彌勒一切佯
修善事扇惑人心者嚴加禁約有犯如律若視爲泛
常縱容不謹一體治罪於以正人心於以清風俗然
朝廷者天下之本欲正其末先正其本臣觀朝廷常
祭之外又有釋迦牟尼文佛之祭有三清三境天尊
之祭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有金闕真君

之祭有玉闕真君之祭有金闕元君生辰之祭有神
父神母之祭宮觀中水官星君諸天諸帝之號之祀
不可枚舉凡此皆異端茫昧之說祀典所不載者也
夫人之所戴者一天而已漢儒鄭玄五天六天之說
乖謬不經況此黃冠之徒諸天諸君之號豈不尤爲
妄誕天有二日且不可豈復有如是之多天哉借曰
有之不郊而祭則爲瀆瀆固不可也如知其無徒然
而祭則爲妄妄亦不可也昔秦漢四帝五時之神怪
荒惑之禱祀非此類乎如蒙乞勅禮部於諸宮觀寺
廟中此等不在祀典非禮之祭逐一查出盡行罷去
及一切逢七逢九之齋醮大醮之類通行禁止如

此則朝廷正而天下無不正矣臣今與祭祀之事故
言及此冒干天聽不勝竦懼之至等因具題該通政
司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於
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如今應否祭祀
明白來說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
等官張懋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
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
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
禦大畜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
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厯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厯代忠臣烈女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欵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清詞表文及祈禳火災者同罪還俗

青谿漫稿卷十一

五

又一欵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伴修善事扇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於千古垂至戒於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舞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

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非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勅不合祀典者卽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修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於正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有經累朝崇建難於輒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殺其禮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於祀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縣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於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禮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由逐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緣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稽詳明白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

釋迦牟尼文佛
三清三境天尊

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
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
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
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
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並列之失其
指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
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
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
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三身

青谿漫稿卷十一

五

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子有曰玉清元始天尊
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
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
清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
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
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
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
之陷身北庭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爲明戒但緣
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
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
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

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
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
不合祀典今議得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
各罷免

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

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
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
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眾星所拱爲
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
卽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
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五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今議得
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王宮祭日夜明祭月
幽崇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禮內壇已
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
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
有前項祭禮伏乞罷免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
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
火鞭怪誕之難信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
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

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

梓潼帝君

謹按圖志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六

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殊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爲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禮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祠者亦令拆毀

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

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號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爲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眾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漢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所有前項祭禮伏乞罷免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大小青龍之神

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尸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

兩期言訖卽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
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
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
遣官祭二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大圓通寺二
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二
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
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龍
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螭亦能致雨今此二
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
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螭蛇乃
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

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爲龍孔道輔
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爲上元主
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爲神物明道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龍之怪
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

東嶽泰山之神

謹按圖志東嶽者魯之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
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
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
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爲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
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

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
爲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
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鎮嶽海
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
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
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據前項祭告
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

北極佑聖眞君

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眞君蓋眞武神也眞武本玄
武宋眞宗尙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爲眞眞龜也武
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

青谿漫稿卷十一

五

名後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
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及考圖志
乃云眞武爲淨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
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
以寶劍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
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阜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
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爲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
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爲多
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
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
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

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山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閒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爲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眞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於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等祭過於煩瀆合照南京洪武年間以來事例以每年三月初九日各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賫送不無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禮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闕白縣布二千四百疋闕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斤雖稱送奉日久皆係正稅所出卽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爲裁減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祀不替而

國用少節矣

崇恩眞君

隆恩眞君

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眞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眞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薩眞人爲崇恩眞君王靈官爲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玘顧綸之父子其爲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但經累朝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

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錄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爲定例仍乞勅內府各該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於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

金闕上帝

玉闕上帝

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建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卽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遭疾弗豫百藥罔效或有言神靈驗正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

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宏靜上帝遞年以來每月

朔望並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誕辰俱有
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
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雲龍朝服近又加以
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
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
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
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
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
閒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
宰於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至於袍
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其費已爲不貲又每每差

青谿漫稿卷十一

三

遣內官前往福建齎送道路騷擾虐害人民不可
勝言今議得廟之創建既始於閩則神如有靈固
當往來於閩所有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
師聖節並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
若以有廟無祭爲嫌則於二眞誕辰各遣本宮住
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
事例上稱眞君冠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
本宮住持廟戶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
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直待敝
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焚化其在
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

屬就被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承爲定例
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黃袍服責付本宮庫內收貯
仍行內府各該衙門無得再行製造如此既不失
報功之典而祀禮亦不至於煩瀆矣

神父聖帝

神母元君

金闕元君

玉闕元君

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母者卽
一徐真君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
宗朝封父齊王爲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配

青谿漫稿卷十一

壽

許氏助順仁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
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
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爲真君成化二
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神母加封
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靜元君
又有妃天房眾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
冬至俱遣官祭祀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
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
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溫乃五代時吳國之臣專權
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
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

樂年間初封者爲正以後增加及一切祭祀俱各革罷

京都城隍之神

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聖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祭祀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比與天下府州縣城隍之祭不同所據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合罷免

前件奏奉聖旨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眞武廟城隍廟靈濟宮祭禮俱照舊二徐眞君并其父母妻只仍舊封號新加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京年差官一換其餘都准擬行欽此

